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37n0675

佛祖三經指南

明 道霈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．675-A 佛祖三經指南序
  - No．675-B 自序
  - 凡例
  - 佛說四十二章經
  - 佛遺教經
    - 經題
    - 譯者
    - 一序分
    - 二脩習世間功德分
      - 初誡邪業
      - 二誡制根心
      - 三誡多求
      - 四誡睡眠
      - 五誡瞋恚
      - 六誡貢高
      - 七誡諂曲
    - 三成就出世間大人功德分
      - 初少欲功德
      - 二知足功德
      - 三遠離功德
      - 四精進功德
      - 五不忘念功德
      - 六禪定功德
      - 七智慧功德
      - 八究竟功德
    - 四顯示畢竟甚深功德分
    - 五顯示入證決定分
    - 六分別未入上上證為斷疑分
    - 七離種種自性清淨無我分
  -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
    - 經題
    - 一文

        - 一示色身大患
        - 二懲出家流弊
        - 三明出家正因
        - 四示入道由徑
        - 五結勸叮嚀
    - 二銘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675-A 佛祖三經指南序

禪家有所謂佛祖三經者，不知昉自何時，然傳習已久，大都少高遠廣博之譚，皆日用切近之誨，不過防浮情，誡邪業，而軌之於正道，是學佛之初門，而迪蒙之寶訓也。凡為僧者，不可不知，正如為山九仞，功必始於一簣，若舍一簣而談九仞，雖童稚亦知其必無成也。近世禪流，浮慕高遠，恥談卑近，見此等書，輒掉頭弗顧，妄以為上根上智，不屑及此也。不知上根上智，正不妨兼脩中下，如飲光尊者，一笑傳衣，稱宗門第一祖，而力行頭陀，終身不舍，豈根智之弗若哉？今此輩根智，視飲光為何如也？不過妄情難制，樂於放逸，故託言高遠，自便其私，吾知其必自暴自棄而已。茲霈子初註是經，用為末學指南，會意發揮，亦自明暢，其亦有一簣之思云。

鼓山永覺老人題於聖箭堂

No. 675-B 自序

佛祖之道，高而無上，深不可測，然造之必有門，行之必有漸，求可為蒙學之指南，作千里之跬步者，其唯三經歟？昔世尊始成道，機緣未熟，不堪大法，於是於鹿苑中，隱實施權，循循善誘，三乘五乘咸備焉，四十二章是也。諸乘既經，法華開顯，如來出世事畢，於是於雙樹間，唱入無餘涅槃，扶律譚常，以為最後，深誨遺教是也。是二經者，時雖有始終，意實無二軌，但始則近而詳，終則嚴而切，防妄情流逸，峻正法藩籬，謂非如來開物之妙權，群機必由之要道乎？第去聖既遙，根器日劣，往往出家之士，亡失正因，於如來大師始終明訓，不啻秦人視越人之肥瘠，所以圓顱方服，雖類乎僧，而實去婆羅門不遠，此為山警策所由作也。茲其言撥亂反正，儆俗救弊，深得先佛之遺旨，可翼二經於不墜。故古德合之，目為佛祖三經，以傳於世，使後之學者於佛祖高深之道知所造詣，不至墮於匪類，廢於半塗，則其為益豈不大哉！(濡)弱冠始禮老和尚於荷山，和尚愍其愚鈍，首授是經，且俾力行，迨今十餘季所矣。出入禪講，孜孜矻矻，不至於畔道者，此三經力也。頃因山中無事，客有扣余者曰：昔大洪遂禪師於兵火之餘，草衣木食，為學者釋三經，其言簡，其理精，茲所謂藥因救病出金瓶也。今去大洪之世五百有餘載，而世道、法道交相為病益烈，子能發其蘊以藥之乎？余唯然，起曰：是余之志也，烏敢飾讓？於是頓忘孤陋，黽勉從事，凡朞月而藁成，自署名曰指南，茲欲使始發意者知所嚮

往，不至迷誤失錯，入於險道耳。若其藥病與否，則余葢不暇計云。
岩歲在乙酉春王正月上元日序

凡例

- 四十二章經，遂師所解之本，視藏本為少異。竹窓嘗辯之，謂遂師之本，文義俱暢，而藏本頗為未安，故今亦宗遂本。
- 遺教經，馬鳴有論，孤山有疏，世不傳。近所傳者，宋淨源法師疏論節要而已。而雲棲和尚嘗為之補註，今憑之以作解。
- 溈山警策，言似近而意實遠，文似複而脉實貫。近為註者，凡一二家，殊多浮泛，不達作者之心，故余僭更註之。
- 雲棲竹窓諄諄於四十二章、佛遺教二經者凡數節，今錄其一以見意，曰：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天竺，得佛經四十二章，此聖教東流入震旦之始也。今以其言近，僧不持誦，法師不陞座為人講演。夫此經言不專近，有遠者，有言近而旨遠者，人自不察也。又遺教經乃如來入滅最後之要語，喻世人所謂遺囑也。子孫昧祖宗創始之來源，是忘本也；子孫背父母臨歿之遺囑，是不孝也。為僧者胡弗思也？愚按：二經實末法救病之良藥，不可忽，不可忽。
- 唐太宗施行遺教經，敕其勸勉僧尼，辭意懇切。因附載於此，以見聖主護法之意云。勅旨法者，如來滅後，以末代澆浮，付囑國王大臣，護持佛法。然僧尼出家，戒行須備。若縱情淫佚，觸塗煩惱，關涉人間，動違經律。既失如來玄妙之旨，又虧國王受付之義。遺教經是佛臨涅槃所說，誡勒弟子，甚為詳要。末俗緇素，並不崇奉。大道將隱，微言且絕。永懷聖教，用思弘闡。宜令所司，差書手十人，多寫經本，務在施行。所須紙筆墨等，有司準給。其官宦五品已上，及諸州刺史，各付一卷。若見僧尼行業，與經文不同，宜公私勸勉，必使遵行。(出文館辭林)

No. 675-1 佛祖三經指南卷上

富沙釋　道霈　述

佛說四十二章經

佛凡說經，皆有緣起，或因一事為一人陞座演說。至於立名，或立一名，或立多名，如楞嚴、淨名等是也。唯此經是佛初成道時，尋常日用中，隨機開導，非止因一事為一人也。故其問教

義，大小頓漸不一，其說亦無有定名。後經家約章立之，其章凡四十有二，故名佛說四十二章經。佛能說教主四十二章所說之法，七種立題中，則人法立題也。按六離合釋，是佛所說之四十二章經，則依主帶數也。又四十二章即經，則持業帶數也。經如常解，具四義，謂貫攝常法也。

後漢迦葉摩騰、竺法蘭同譯。

後漢、東漢也。按梁高僧傳云：攝摩騰本中天竺人，善風儀，解大小乘經，常以遊化為任。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，會敵國侵境，騰惟曰：能說此法，為地神所護，使所居安樂。今鋒鏑方始，曾是為益乎？乃發誓亡身，躬往和勸，遂二國交歡，由是顯譽。逮漢永平中，明皇帝夢金人飛空而至，乃大集群臣，以占所夢。通人傅毅奉答：臣聞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。陛下所夢，將必是乎？帝以為然，即遣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。愔等於彼遇見摩騰，乃要還漢。騰矢志弘通，不憚疲苦，冒涉流沙，至於雒邑。明帝甚加賞接，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，漢地有沙門之始也。時大法初傳，未有歸信，故騰蘊其深解，但譯出四十二章經一卷。少時卒於雒陽。騰所住處，即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。

竺法蘭，亦中天竺人。誦經論數萬章，為天竺學者之師。時蔡愔既至彼國，蘭與摩騰共契遊化，遂相隨而來。會彼學徒留礙，蘭乃間行而至。既達雒陽，與摩騰同止，少時便善漢言。愔於西域獲經，即為翻譯，所謂十地斷結、佛本生、法海藏、佛本行、四十二章等五部。後因寇亂移都，四部失本不傳，唯四十二章經見在，可二千餘言。漢地見存諸經，唯此為始也。昔漢武帝穿昆明池，得黑灰，問東方朔，朔云：不知，可問西域胡人。後法蘭既至，眾人追問，蘭云：世界終盡，劫火洞然，此灰是也。朔言有徵，信者甚眾。蘭後卒於雒陽，春秋六十餘。譯者翻字翻音，變梵語為華言也。

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：離欲寂諍是最為勝，住大禪定降諸魔道，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，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。復有比丘所說諸疑求佛進止，世尊教勅一一開悟。

合掌敬諾，而順尊勅。

成道，菩提樹下成無上道也。思惟，成道後三七日觀樹思惟也。離欲寂靜，即所思施權闡化之法，離欲令祛煩惑，寂靜令證滅果，以二者是出苦之要，三乘之弄引，故云最勝。住定降魔者，佛始成道魔來嬈亂，故不起那伽而降伏之。鹿野苑者，古帝王養鹿之園也。四諦謂苦集滅道，即世出世兩重因果。五人者，以太子入山父王思念，乃命家族三人，謂阿鞞跋提、拘利，舅氏二

人，謂憍陳如、十力迦葉，尋訪給侍同學苦行，日食一麻米或七日食一麻米，垂滿六年形體羸瘦猶如枯木。菩薩自念：為滅邪外自餓非道，我當受食然後成佛。即從座起詣河沐浴，有牧牛女淨居天勸令施乳糜，即取奉上呪願受食，五人見驚謂為退轉，各還所止共修異法。佛既成道，因念五人緣熟可為說法，於是至鹿苑中為三轉四諦法輪，陳如最初開悟，其四人亦相繼而悟，佛唱善來，鬚髮自墮，皆為沙門，證阿羅漢。比丘梵語，此云乞士，亦云破惡，亦云怖魔，以應果上應供、殺賊、無生三義。世尊成道，佛寶也；四諦，法寶也；五人，僧寶也。三寶從茲住世，為人天第一福田。復有繼五人為比丘者，如三迦葉、舍利弗、目犍連等，是皆久事外道，空無所得，既獲遇佛，如闇得燈，如貧人得寶，故說自己心中所疑，求佛進止。世尊教勅，一一開悟，如下四十二章是也。又經無豐約，皆具序、正、流通，唯此經序中，括三分合為一章，蓋別是一例，不同常途。自世尊成道已至而證道果，是序分；復有比丘至一一開悟，即正宗分；合掌敬諾而順尊勅，是流通分。下四十二章，則別列正宗也。此屬經家所序，非佛正說，故自別為一章。

佛言：辭親出家，識心達本，解無為法，名曰沙門。常行二百五十戒，進止清淨，為四真道行，成阿羅漢。阿羅漢者，能飛行變化，曠劫壽命，住動天地。次為阿那含，阿那含者，壽終靈神，上十九天，證阿羅漢。次為斯陀含，斯陀含者，一上一還，即得阿羅漢。次為須陀洹，須陀洹者，七死七生，便證阿羅漢。愛欲斷者，如四肢斷，不復用之。

此示沙門法也。沙門梵語，此云勤息，謂勤修三學，息滅三毒也。辭親出家等，沙門之實也。了境唯識曰識心，知法即性曰達本，悟五陰法自性不生，今則無滅。本來涅槃曰解無為法。常行二百五十戒等，沙門之行也。二百五十戒，詳具戒本。進止清淨者，謂謹潔無犯，皎如氷霜也。四真道行，謂四果證真之道行，略則戒定慧，廣則三十七助道品等。阿羅漢等，沙門之果也。阿羅漢，此云殺賊，殺見思賊也。亦云無生，我生已盡，不受後有也。亦云應供，具智斷功德，堪應人天大供養也。以具三明六通，故能飛行變化，出分段生死，故得曠劫壽命，德重道高，故住動天地也。次為三果阿那含，此云不還，於欲界壽終時，其靈神直往十九天，斷上二界思，而證阿羅漢。十九天，色究竟天也。以欲界一地為一天，合色界十八天為十九也。次為二果斯陀含，此云一來，以欲界殘思未盡，更須一上天上，一還人間，欲殘思始盡，而證三果也。次為初果須陀洹，此云預流，已斷三界八十八使見惑，而思惑未斷，須於天上人間，經七生往反，始斷

欲界前六品，而證二果也。然預流一來斷證次第常途，皆同此說，惟今經獨言即得阿羅漢者，蓋是約利根言之，不由階漸超證極果也。如四肢斷不復用者，以愛欲乃三界受生根蒂，阿羅漢愛欲既斷，無復受生之緣，喻如四肢既斷，無復四肢之用也。

右經第一章

佛言：出家沙門者，斷欲去愛識自心源，達佛深理悟無為法，內無所得外無所求，心不繫道亦不結業，無念無作非修非證，不歷諸位而自崇最，名之曰道。

此為利根示頓教也。汙濁心源者，愛與欲也。愛欲既斷，則心源可默識矣。言心源者，一心之源，乃如來藏性也。實相無相，謂之佛深理。法本無法，謂之無為法。皆藏性之異稱耳。此性如摩尼珠，渾體圓淨，求其異相，了不可得。若有毫末許內外道業等可言者，皆未見道也。故道人之行履也，內無所得，以無內可得也。外無所求，以無外可求也。心不繫道，以心即是道，繫念乖真也。亦不結業，以塵境本空，根無所偶也。體本寂滅，故無念無作。性自天真，故非修非證。此豈待涉僧祇，歷諸位，而後尊貴者哉。本不可得而名，強名之曰道。

右經第二章

佛言：剃除鬚髮而為沙門受道法者，去世資財乞求取足，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，慎勿再矣。使人愚蔽者，愛與欲也。

眾生戀著此身，於財食睡三者妄起愛欲，欲起則智昏，愛興故神昧，沙門受道可如是乎？故制沙門去世資財等。慎勿再者，叮嚀之辭，謂此外不可復加也。使人下二句，出其過意，謂身心澹泊則志慮虛閒，不為愛欲所愚蔽，庶幾入道也。或謂是三者皆不能行，柰何？曰：不可妨他行者也。問：誰是能行者？曰：知無常者、知道者能之。

右經第三章

佛言：眾生以十事為善，亦以十事為惡。何等為十？身三、口四、意三。身三者，殺、盜、婬；口四者，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；意三者，嫉、恚、痴。如是十事不順聖道，名十惡行；是惡若止，名十善行。

是惡若止，名十善者，是以止為善也。不殺而護生等，是以行為善也。夫三界輪轉，唯心所造，一三業也。縱之而為惡，種三途之苦因；反之而為善，熟人天之樂果。譬為治者，善化之，則寇賊皆為良民；不善化之，則良民將為賊子。是故舉足動步，開口動舌，起心動念之間，智者當自慎之。

右經第四章

佛言：人有眾過而不自悔，頓息其心罪來赴身，如水歸海漸成深廣。若人有過自解知非，改惡行善罪自消滅，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。

無心越理謂之過。悔者，追悔前非，息心改行也。未預聖流，孰能無過？但愚者不悔，罪海轉深；智者知非，心病漸損。

右經第五章

佛言：惡人聞善故來撓亂者，汝自禁息當無嗔責，彼來惡者而自惡之。

撓亂，如毀謗打罵之類。當無嗔責者，華嚴云：菩薩於他起嗔心，即成就八萬障門。是知嗔之為害甚大。當惡來撓亂嗔心起時，當以佛知見禁息之，尚不見有己，況有人乎？自惡猶自害也。

右經第六章

佛言：有人聞吾守道，行大仁慈，故致罵佛。佛默不對。罵止，問曰：子以禮從人，其人不納，禮歸子乎？對曰：歸矣！佛言：今子罵我，我今不納，子自持禍歸子身矣！猶響應聲，影之隨形，終無免離，慎勿為惡。

罵，猶謗也。佛誡惡人不可謗佛，以佛不受謗，禍還歸自也。故設喻明之。聲響影形，喻因果不爽。

右經第七章

佛言：惡人害賢者，猶仰天而唾，唾不至天，還從己墮；逆風揚塵，塵不至彼，還坌己身。賢不可毀，禍必滅己。

佛誡惡人不可害賢，以賢者不可害，秖自害耳，故設二喻明之。

右經第八章

佛言：博聞愛道，道必難會。守志奉道，其道甚大。

博聞，猶多聞也。愛道，猶慕道也。多聞以慕道，則全是口耳之學，與道轉遠，故必難會。守志者，不為岐路所惑也。奉道者，一心在道也。不為岐路所惑而一心在道，則道必可得，故其道大。

右經第九章

佛言：覩人施道助之歡喜，得福甚大。沙門問曰：此福盡乎？佛言：譬如一炬之火，數千百人各以炬來分取熟食，除冥此炬如故，福亦如之。

普賢十大願，隨喜功德其一也。功德不出六度，而布施足以該之，故惟云覩施道也。見他勝事，而心生憎嫉，則其罪無窮。覩人施道，而助之歡喜，則其福甚大。沙門問此福盡者，意謂此施福，既為彼隨喜之而得福，則此人之福，不亦盡乎？佛為釋疑云：譬如一炬之火，數千百人以炬各分之，或熟食，或除冥，而

此炬之火如故。一人之福，數千百人隨喜之，而皆得福。此人之福不損，但仗彼為增上緣耳。況又展轉相傳，其燄愈熾，則其福不愈大乎？

右經第十章

佛言：飯惡人百，不如飯一善人；飯善人千，不如飯一持五戒者；飯五戒者萬，不如飯一須陀洹；飯百萬須陀洹，不如飯一斯陀含；飯千萬斯陀含，不如飯一阿那含；飯一億阿那含，不如飯一阿羅漢；飯十億阿羅漢，不如飯一辟支佛；飯百億辟支佛，不如飯一三世諸佛；飯千億三世諸佛，不如飯一無念、無住、無修、無證之者。

夫擇田投種，自惡人至於三世諸佛極矣，然猶云不如飯無念住修證之人者，以其凡聖情盡，超諸格量，故其福獨勝也。秖如此人畢竟如何供養？金菓早朝猿摘去，玉花晚後鳳銜來。

右經第十一章

佛言：人有二十難：貧窮布施難，豪貴學道難，棄命必死難，得覩佛經難，生值佛世難，忍色忍欲難，見好不求難，被辱不嗔難，有勢不臨難，觸事無心難，廣學博究難，除滅我慢難，不輕未學難，心行平等難，不說是非難，會善知識難，見性學道難，隨化度人難，覩境不動難，善解方便難。

此佛略示人情之難事二十種，蓋欲人轉難為易，化情向道也。如知貧窮無羨餘，則減口體以行施；豪貴易起業，則降志以學道；貪生難棄，則引義自決；佛經難覩，則信樂希求；乃至不善解方便，則深思博究，令心慧開發，必使掀翻窠臼，不為諸難所封，是稱人中大丈夫也。

右經第十二章

沙門問佛：以何因緣，得知宿命，會其至道？佛言：淨心守志，可會至道。譬如磨鏡，垢去明存，斷欲無求，當得宿命。

宿命，六通之一也。至道，大道也。夫道本現成，由迷故隔。若能淨其心，守其志，則道必可會。如趙州謂：汝但究理，坐看二三十年，不會截取老僧頭去。心本靈明，由貪欲故昧。若能內無所欲，外無所求，則心光獨露，而曠劫之事，一念皆知。猶如磨鏡，垢去明存，胡漢俱現也。

右經第十三章

沙門問佛：何者為善？何者最大？佛言：行道守真者善，志與道合者大。

道非行則弗至，真非守則外移。若能行道守真，則不背於理，故善。然尚局在人天，至於行之守之而合於道，則可超出凡倫，優入聖域，故曰大也。

右經第十四章

沙門問佛：何者多力？何者最明？佛言：忍辱多力，不懷惡故，兼加安健。忍者無惡，必為人尊，心垢滅盡，淨無暇穢，是為最明。未有天地，逮於今日，十方所有，無有不見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聞，得一切智，可謂明矣。

力莫多於忍辱，以忍辱之人達無我我所，故雖惡境來加而心不懷惡，八風來撓而心加安健，所謂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也，故為人所尊。明莫最於滅心垢，以心垢滅者靈光獨露得一切智，古今所有無不知見，所謂恒沙界外一滴之雨盡知頭數也，不謂明乎？

右經第十五章

佛言：人懷愛欲不見道者，譬如澄水致手攪之，眾人共臨無有覩其影者。人以愛欲交錯，心中濁興故不見道。汝等沙門當捨愛欲，愛欲垢盡道可見矣。

澄水，喻心本清淨。手攪，喻愛欲渾濁。不覩影，喻不見道。心中濁興，謂由愛欲故，眾欲並起也。水清則毛髮可鑑，心淨則道體畢露。不捨愛欲而能見道者，未之有也。

右經第十六章

佛言：夫見道者，譬如持炬入冥室中，其冥即滅而明獨存。學道見諦，無明即滅而明常存矣。

已上皆破無明而見道，此章獨見諦而滅無明，文影略耳。

右經第十七章

佛言：吾法念無念念，行無行行，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。會者近爾，迷者遠乎？言語道斷，非物所拘。差之毫釐，失之須臾。

從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言其有，體本寂滅；言其無，幻相儼然。故云念無念念等。悟其旨者，不滯於有無，獨超物外，故與此法近；迷其旨者，滯於有無，永墮塵區，故與此法遠也。況此法言語路絕，不可以言語求；非物所拘，不可以事物取。蓋惟證者方知，非情所測。若以有思惟心，擬議於事物之迹，則毫釐之差，天地懸隔；須臾之失，永劫沉淪。可不慎哉！

右經第十八章

佛言：觀天地念非常，觀世界念非常，觀靈覺即菩提，如是知識得道疾矣。

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天地世界，何常之有？眾生覺性，靈靈不昧，直下與諸佛所證智果，同體不二，豈有間然？蓋無常為入道之門，靈覺是本有佛性，二者能觀之，如灸病得穴，而道之得旦暮可待，豈不疾乎？

右經第十九章

佛言：當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，都無我者。我既都無，其如幻耳。

念，猶觀也。以眾生認身為我，故令觀此身唯有四大假名而無我者，如堅者名地，濕者名水，暖者名火，動者名風，何者名為我乎？若四者即我，則我有四；若四者非我，則離四之外，我安在哉？由此觀之，我不可得，其身心之相，惟如幻耳。毗婆尸佛偈云：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相，幻人心識本來無，罪福皆空無所住。是故學者貴知幻也。

右經第二十章

佛言：人隨情欲求於聲名，聲名顯著身已故矣！貪世常名而不學道，枉功勞形。譬如燒香，雖人聞香，香之燼矣！危身之火而在其後。

貪世常名，謂貪世間庸眾人所求之名。枉功勞形，謂無益身心性命，徒費力耳。香聞質燼，喻名著身。喪危身之火而在其後者，謂享虛名於生前，受實禍於身後也。清涼國師云：求大名稱者，若勝負心是修羅因，若我慢心是外道因是也。

右經第二十一章

佛言：財色於人，人之不捨。譬如刀刃有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兒舐之，則有割舌之患。

刀蜜喻財色，小兒喻無智之人，不足一餐喻利少，割舌喻害多也。

右經第二十二章

佛言：人繫於妻子舍宅，甚於牢獄。牢獄有散釋之期，妻子無遠離之念。情愛於色，豈憚驅驅？雖有虎口之患，心存甘伏，投泥自溺。故曰：凡夫透得此門，出塵羅漢。

驅驅，役勞貌。虎口之患，心存甘伏者，謂為妻子之故，雖行險僥倖，亡身失命之事，亦甘為之也。夫愛欲泥深，凡夫自溺；火宅門狹，羅漢能超。昔國一禪師謂崔趙公曰：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將相之所能為。亦以是哉。

右經第二十三章

佛言：愛欲莫甚於色。色之為欲，其大無外，賴有一矣。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無能為道者矣。

愛欲莫甚於色者，以是根蒂中帶來為輪迴受身之本，故大而無外也，所以佛有賴一之嘆。今欲界眾生能為道而不為欲所敗者，佛知見力耳。昔有法師問大義禪師曰：欲界無禪，禪歸色界，此土憑何而立禪？義曰：法師秖知欲界無禪，不知禪界無欲是也。

右經第二十四章

佛言：愛欲之人猶如執炬，逆風而行，必有燒手之患。

執炬，喻欲情內熾。逆風，喻欲境橫陳。燒手，言愛欲之人，必遭愛欲之害也。良以婬習研磨不休，自耗其精，則火界熾然。其於生也，尚有痟渴等疾。則其死也，感大猛火之報。故楞嚴云：十方如來，色目行婬，同名欲火。菩薩見欲，如避火坑。豈不然哉！

右經第二十五章

天神獻玉女於佛，欲壞佛意，佛言：革囊眾穢，爾來何為？去吾不用。天神逾敬，因問道意，佛為解說，即得須陀洹果。

此佛之降魔也。眾生所以流浪於色欲者，於此不淨，妄生淨想耳。如知其為革囊眾穢，雖掩鼻而過之可也，況躭戀乎？寶積云：愚人昏迷念不淨，躭染臭穢膿血身，諸欲迅滅歸無常，永沉地獄閻羅界。假令變化如汝等，色身殊勝滿世間，我無一念貪欲心，常生如夢如怨想。或曰：魔以惡心向佛，罪莫大矣，而佛為說法，便得果證，何也？答曰：凡見佛無空過者，蓋既見佛，則化惡為善，反邪歸正，又根熟，故得道也。

右經第二十六章

佛言：夫為道者，猶木在水，尋流而行，不觸兩岸，不為人取，不為鬼神所遮，不為洄流所住，亦不腐敗，吾保此木決定入海。學道之人，不為情欲所惑，不為眾邪所嬈，精進無為，吾保此人必得道矣。

夫為道者一句，總標。猶木在水下，舉喻。學道之人下，合法。謂學道者順道而修，如木在水，尋流而行。若瞥起一念，為情欲所惑，則是觸兩岸；為有為所滯，則是為人取；嬈於邪見，則為鬼神所遮；疲於精進，則為洄流所住；墮於空寂，則腐敗也。惟負大根器者，羅籠不住，呼喚不回，驀直向前，執得為礙哉。所以世尊皆云吾保者，示其必得，終不虛也。

右經第二十七章

佛言：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慎勿與色會，色會即禍生。得呵羅漢已，乃可信汝意。

夫瞥嗔瞥喜，乍善乍惡，猶如野馬，無暫停住，意可信乎？古云：須作心師，勿師於心是也。敗道喪志，傷神耗體，皆因女色，色可會乎？古云：寧近毒蛇，勿親女色是也。得阿羅漢已，乃可信意者，以見思既盡，如家賊已祛，而主人用事，復何疑乎？

右經第二十八章

佛言：慎勿視女色，亦莫共言語。若與語者，正心思念：我為沙門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華，不為泥汙想。其老者如母，長者

如姊，少者如妹，稚者如子，生度脫心，息滅惡心。

長阿含經云：阿難白佛言：佛滅度後，諸女人輩來受誨者，當如之何？佛告阿難：莫與相見。阿難又白：設相見者，當如之何？佛言：莫與共語。阿難云：設與語者，當如之何？佛言：自撿其心，與此全同。我為沙門下，乃正心思念。母子姊妹等，乃假想對治也。

右經第二十九章

佛言：夫為道者，如被乾草，火來須避，道人見欲，必當遠之。

此示遠離行也。乾草喻欲念，火喻欲境，達境原空，知心本寂，各不相到，當處解脫，是真避也。

右經第三十章

佛言：有人患婬不止，欲自除陰。佛謂之曰：若斷其陰，不如斷心。心如功曹，功曹若止，從者都息。邪心不止，斷陰何益？佛為說偈：欲生於汝意，意以思想生，二心各寂靜，非色亦非行。佛言：此偈是迦葉佛說。

患婬不止，而欲斷陰，可謂切志於道者。但不知斷心為得其要，徒斷陰無益也。何者？心生種種法生，如功曹行，從者俱行。心滅種種法滅，如功曹止，從者俱止。苟邪心不止而斷陰，果何益乎？又引先佛偈示之曰：欲不自生，生於第六意識。意不自生，生於思想兩心所。其王所二心，相因而起，各不相到，當體無生，故云各寂靜。其寂靜之心，不有狀貌，非關起滅，故云非色非行。此又世尊示斷心之要，智者宜善思之。

○大寶積經：文殊師利告善住天子言：若人一心，專精自守，貪欲心發，即應覺知，方便除散。應作是念：此是空，此不淨。求此欲心，生處滅處，從何所來？去至何所？是中誰染？誰受染者？誰為染法？如是觀時，不見能染，不見所染，不見染事。以不見故，則無有取。以不取故，則無有捨。以不捨故，則無有受。不捨不受，則名離欲，寂滅涅槃。偈意正同。

右經第三十一章

佛言：人從愛欲生憂，從憂生怖。若離於愛，何憂何怖？

三界生死，愛為根本。愛則憂，憂失其愛也。憂則怖，怖失其愛也。怖有五：一不活怖，二惡名怖，三大眾威德怖，四死怖，五墮惡道怖。愛本也，憂怖其末也。本既不存，則末將安立乎？然愛欲根深，非智莫拔。故經云：身苦所逼迫，由貪著渴愛。斷滅諸渴愛，惟佛智為勝。其佛智者，真伐生死根之利斧也。

右經第三十二章

佛言：夫為道者，譬如一人與萬人戰，挂鎧出門，意或怯弱，或半路而退，或格鬪而死，或得勝而還。沙門學道，應當堅持其心，精進勇銳，不畏前境，破滅眾魔，而得道果。

此示精進度也。萬人，喻眾魔。戰，喻以智滅惑。挂鎧出門，喻發心入道。怯弱，喻志不堅牢。半路而退，喻自畫而不進。格鬪而死，喻稍進而無功。得勝而還，喻破魔得道。眾魔共四種：一蘊魔，二死魔，三煩惱魔，四天魔。

右經第三十三章

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，其聲悲緊，思悔欲退。佛問之曰：汝昔在家，曾為何業？對曰：愛彈琴。佛言：絃緩如何？對曰：不鳴矣。絃急如何？對曰：聲絕矣。急緩得中如何？對曰：諸音普矣。佛言：沙門！學道亦然，心若調適，道可得矣。於道若暴，暴即身疲；其身若疲，意即生惱；意若生惱，行即退矣；其行既退，罪必加矣。但清淨安樂，道不失矣。

夫懈怠不能進道，人皆知之，而不知其進銳者，亦有失道之患。故即彈琴喻之，謂沙門學道，必心調適得中，乃可得道也。蓋暴、疲、惱、退四者相因而來，行至於退，則無所不至矣，罪不亦加乎？清淨安樂，正所謂適中之行也。興善寬禪師云：真修者，不得勤，不得忘。勤即近執著，忘即落無明。此為心要。又法句經云：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。若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知此進道，則無過不及之患矣。

右經第三十四章

佛言：如人鍛鐵，去滓成器，器即精好。學道之人，去心垢染，行即清淨矣。

眾生結習在心，如鐵含滓，若非鍛煉功深，曷由使行清淨，而成就真正法器哉。

右經第三十五章

佛言：人離惡道，得為人難；既得為人，去女即男難；既得為男，六根完具難；六根既具，生中國難；既得中國，值佛世難；既值佛世，遇道者難；既得遇道，興信心難；既興信心，發菩提心難；既發菩提心，無修無證難。

復列此九難者，欲人自慶其所已得，而勉其所未得也。無脩無證難者，以慕果發心，刻意修證，為之或易。若夫修證俱忘，天真自如，非見性者，不易入作，故為最難也。

右經第三十六章

佛言：佛子！離吾數千里，憶念吾戒，必得道果；在吾左右，雖常見吾，不順吾戒，終不得道。

戒為得道之基，蓋因戒生定，由定發慧也。若不順戒，則定慧無由發生，雖日近佛何益？寶積云：雖有眾生，見我色身，不護其戒，何所得耶？如提婆達多，雖遇於我，猶墮地獄。若復有人，於來世中，勤修我教，則為希有，如見我身，無有異也。此意正同。

右經第三十七章

佛問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數日間。佛言：子未知道。復問一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飯食間。佛言：子未知道。復問一沙門：人命在幾間？對曰：呼吸間。佛言：善哉！子知道矣。

大乘以八識連持一期色心不斷功能曰命，小乘以出入息為命。今言呼吸間者，且約小乘言之，謂呼時吸已滅，吸時呼已滅，蓋彼彼不相知，念念不停駐也。壽者之相，當體寂滅，其於道不既近乎？故佛以知道許之。

右經第三十八章

佛言：學佛道者，佛所言說皆應信順。譬如食蜜中邊皆甜，吾經亦爾。

一代時教，大小頓漸，萬萬不同，總如來後得智中流出一音，所演無異法也，故以食蜜喻之。後人勝負情深，性相異旨，大小殊宗，各黨專門，互相非是，豈如來大師之意乎？遂師云：教海一味，隨機萬差，信順修行，皆離苦得樂。斯言得之矣。

右經第三十九章

佛言：沙門行道無如磨牛，身雖行道心道不行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？

此為行道而不知用心者誡也。謂身雖行道，而心緣世諦，與磨牛何異哉？故行道者，務在心行，而身非其所重也。華嚴云：心常不與世心和合，名為精進是也。

右經第四十章

佛言：夫為道者，如牛負重行深泥中，疲極不敢左右顧視，出離汙泥乃可蘇息。沙門當觀情欲甚於汙泥，直心念道可免苦矣。

夫為道者一句，總標。如牛負重下，舉喻。沙門當觀下，合法。謂眾生負痴愛重擔，而行情欲泥中，惟直心念道，庶幾免苦。其或心稍不端，而左右顧視，有所覬覦，其不遭其沒溺者幾希矣。

右經第四十一章

佛言：吾視王候之位如過隙塵，視金玉之寶如瓦礫，視紈素之服如弊帛，視大千界如一訶子，視阿耨池水如塗足油，視方便門如化寶聚，視無上乘如夢金帛，視佛道如眼前花，視禪定如

須彌柱，視涅槃如晝夕窟，視倒正如六龍舞，視平等如一真地，視興化如四時木。

此佛示己之知見，開悟眾生也。視尊位如隙塵，知無常也。金玉如瓦礫，心無貪著，惠施不悋也。紈素如弊帛，不求美飾也。界訶池，油等大小也。大千界者，釋迦所主之土也。阿耨池，此云無熱惱，乃西域池之最大者。塗足油，西域風俗每用油塗足，取其清涼且消毒也。方便如化寶，聚黃葉止兒啼也。無上乘如夢金帛，歸無所得也。佛道如眼前花，赴機暫應也。禪定如須彌柱，境風識浪莫能傾動也。涅槃如晝夕窟，遠離夢想也。倒正如六龍舞，以六龍升降互為正倒，無定位也。平等視眾生如一真地，以一直法界絕自他也。興化如四時木者，謂繁興大用，隨機設化，任運起滅，而我本無心，喻如四時流行，草木榮悴，而天本無言也。以上皆如來自受用境界，蓋由識謝情亡，智通無礙，法爾如是也。

右經第四十二章

佛說四十二章經終。

佛祖三經指南卷上

No．675-2 佛祖三經指南卷中

富沙釋　道霈　述

佛遺教經

法界真身，本無起盡，悲願為物，示有去來。言佛遺教經者，佛佛垂滅，皆說此經，此本師釋迦文佛之遺教經也。遺教，謂遺留法語，教誡群機耳。四眾弟子，今經中唯教誡比丘者，示遠離相也。比丘有大小乘，今唯示小法者，以入道方便同也。然不可見其所示唯小，而便謂此經屬藏教，蓋扶律談常，自與藏教別也。

亦名佛垂涅槃略說教誡經。

垂，臨也。垂涅槃猶云臨終也。涅槃此云滅度，義翻圓寂。據唯識有四種涅槃：一自性清淨涅槃，二有餘涅槃，三無餘涅槃，四無住涅槃。今云垂涅槃者，乃無餘涅槃，實則不離自性清淨也。略說教誡者，大涅槃經已為廣說，此是二月十五中夜涅槃時到，仍以喫緊要語訓誨現前及後世之徒眾，故云略說也。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

姚秦，東晉後秦姚興也。三藏法師，謂通經律論三藏之法，以師表萬世者也。鳩摩羅什，此云童壽，謂童年而有耆德也。譯義見上。師為秦主迎入中國，翻譯經論，弘通佛乘，其鉅功茂德，具載本傳。

據馬鳴祖師論文，大科分為七分。

一序分(諸經多明三分，謂序、正、流通，而序分又有證信、發起之殊。今經序分缺證信，而流通則全缺，例與心經一揆也。)

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，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，所應度者皆已度訖，於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。是時中夜寂然無聲，為諸弟子略說法要。

釋迦，此云能仁，姓也。牟尼，此翻寂默，字也。憍陳如，見上。須跋陀羅，此云善賢，外道也。住鳩尸那城，年一百二十，聞佛涅槃，方往佛所，佛為廣說四諦，證阿羅漢。娑羅，此云堅固。言雙樹者，上枝相合，下根相連，一枯一榮，表破斷常二見。中夜，表中道也。寂然，表自性離念。無聲，表自性離言也。此經序分與諸經不同，以諸經唯序當經，此經總序一化，故不可以常例局之。最初說法度憍陳如，序始也。最後度須跋陀羅，序終也。於雙樹間將入涅槃，序發起也。是時中夜寂然無聲者，示涅槃前相也。為諸弟子略說法要者，前已廣說，今但略舉

其要而已。是知此經乃如來最後深慈，文雖不多，言皆切要，凡真心出家者，切宜留意焉。

二脩習世間功德分(此科所示者，乃破三障出四趣之法，未論出三界，故惟云世間功德也。分七。)

初誡邪業(此段所遮止者，不出四種邪業，故名。)

汝等比丘！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，如闇遇明，貧人得寶。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。持淨戒者，不得販賣貿易，安置田宅，畜養人民、奴婢、畜生，一切種植及諸財寶，皆當遠離，如避火坑。不得斬伐草木，墾土掘地，和合湯藥，占相吉凶，仰觀星宿，推步盈虛，曆數算計，皆所不應。節身時食，清淨自活。不得參預世事，通致命世。呪術仙藥，結好貴人，親厚媟慢，皆不應作。當自端心，正念求度。不得包藏瑕玼，顯異惑眾。於四供養，知量知足，趣得供事，不應畜積。此則略說持戒之相。戒是正順解脫之本，故名波羅提木叉。因依此戒，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。是故比丘！當持淨戒，勿令毀缺。若人能持淨戒，是則能有善法；若無淨戒，諸善功德皆不得生。是以當知，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住處。

文分四節：一、尊戒，二、持戒，三、贊戒，四、結勸。今初也。呼云汝等比丘者，如世人父母將終，呼喚子孫而叮囑之。今世尊亦然，乃最後深慈也。下倣此。首二句，正勉尊戒。波羅提木叉，即比丘戒法，此云別解脫，謂持一戒得一解脫也。次二句，明戒力用。如暗遇明度，有煩惱障；貧人得寶度，空無善根障。其力用如此，可不尊敬？後三句，示戒即佛。謂如來處世，常以篇聚訓人。此法既存，即是佛不滅度，以戒是如來法身故也。故須尊敬。二、持淨戒下，明持戒。持淨戒者一句，總標。不得下，別釋。持戒之相，共有四段，皆具遮勸之意。凡不得二字，遮也。既遮之後，則有勸之之意。如皆當及當自等字眼，皆相照應。雖有無者，意亦具之。初段，販賣貿易者，方便求利，商賈之道也。安置田宅者，作安隱之計，世俗之心也。畜養人民者，增外眷屬，徒長痴愛也。畜養奴婢者，養成憍奢，難生卑下心也。畜養畜生者，養生求利，劫盜之因也。一切種植者，利農圃之業也。及諸財寶者，以財能害廉長貪心也。夫比丘者，清淨無為修出離法，豈得效俗所為而增長諸過乎？故當如火坑以避之可也。次段，斬伐草木者，壞鬼神村且傷慈也。墾土掘地者，損

生亦邪命也。和合湯藥下，謂學醫、學相、學天文、學曆數等，皆邪命自活之業。夫比丘者志求解脫，應當節身時食而清淨自活可也，豈可苟求利養而害物傷生馳心雜技哉？節身謂調身不使逸勞過度也。時食謂過中不食也。清淨自活者，或乞食或檀越送供，是謂正命食，餘皆邪命也。三段，世事謂王事官事乃至親友俗事，通致使命謂為豪貴人馳書往來等，呪術謂依邪呪術惱亂眾生，仙藥謂依邪藥餌妄冀延年，結好謂脅肩諂笑婢膝奴顏之類，貴人謂族姓權豪，媟者與之相親狎也。夫比丘者世表之人，不事王侯高尚其事，豈得致身俗境心染邪藝而自取汙賤乎？故應端心正念以求度脫可也。四段，包藏瑕玼者，覆已過失也。顯異惑眾者，令他不正解也。王制曰：疑眾者殺。毗尼云：得聖者夷。是皆內失正念，故外驚邪途，俱非比丘所當為也。四、供養，即四事，謂衣服、飲食、湯藥、臥具。知量，謂不過取。知足，謂不貪好。不應畜積者，昔有比丘，多乞積聚，既不行道，又不為福，後感大魚之報。今比丘不為道，而積聚資財者，他生後世，悉成債負，填還不了，豈非大苦乎？故所不應也。此則略說持戒之相。一句、結持戒也。三、戒是正順下，明贊戒。正以揀邪，順不違理。解脫本者，謂涅槃聖道，由此而立也。因依此戒等者，楞嚴云：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。今則戒能生定，戒能生慧，蓋贊戒之至也。四、是故比丘下，結勸也。能持戒則有善法者，即戒能生定，能生慧等。無戒反此。是故安隱之處雖多，而戒為第一也。問：如上所遮止者，皆輕戒，而不及重戒者，何也？答曰：輕猶遮止，重可知矣。雖然，焉知所遮止者，非婬、殺、盜、妄之囮乎？杜漸防微，佛之意也，可不察哉！

二誡制根心

汝等比丘！已能住戒，當制五根，勿令放逸，入於五欲。譬如牧牛之人，執杖視之，不令縱逸，犯人苗稼。若縱五根，非唯五欲，將無涯畔，不可制也。亦如惡馬，不以轡制，將當牽人，墜於坑堎(與坎同)。如被劫害，苦止一世，五根賊禍，殃及累世，為害甚重，不可不慎。是故智者，制而不隨，持之如賊，不令縱逸。假令縱之，皆亦不久，見其磨滅。此五根者，心為其主，是故汝等，當好制心。心之可畏，甚於毒蛇、惡獸、怨賊，大火越逸，未足喻也。譬如有人，手執蜜器，動轉輕躁，但觀於蜜，不見深坑。又如狂象無鉤，猿猴得樹，騰躍踔躑，難可禁制。當急挫之，毋令放逸。縱此心者，喪人善事，制之一處，無事不辦。是故比丘！當勤精進，折伏汝心。

已能住戒一句，躡前；當制下，戒後也。先明制根，文分三節：初、法；二、喻；三、結勸。今初也。五根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各能生識，故得根名。五欲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或云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以能生人需欲之心，故名為欲。制者，調伏之也。遂師云：前是因事立戒，防非止惡；今明慎護根門，常須管帶。二、譬如下，喻，有三：初、牧牛喻。牛喻五根，人喻比丘，執杖喻守戒，苗稼喻五欲之境。謂牛不牧則犯苗稼，根不制則入五欲也。若縱五根，非唯五欲者，良以眾生根欲之習浸潤膠固，如油入麵，若不急制之，將當鼓動識浪，渺無涯畔，不可止也。二、惡馬喻。馬亦喻根，不以轡制，謂不以戒攝也。墜坑塹，喻沉惡道。犯苗稼屬因，墜坑塹屬果。三、劫賊喻。以輕況重，謂賊害色身，故苦止一世；根損慧命，故殃及累劫。三、是故智者下，結勸。制而不隨，結牛馬；持之如賊，結劫害。假令縱之，不久磨滅者，謂五欲之樂如石火電光，旋即消滅，不足躭也。此五根，心為其主下，次明制心，文分四節：初、法；二、喻；三、較得失；四、結勸。今初也。心指第六意識，動身發語獨為最，故為主也。二、心之可畏下，喻。毒蛇等四喻，喻三毒及等分。謂此心忽然而瞋，如毒蛇之欲螫人；忽然而痴，如惡獸之欲搏人；忽然而貪，如怨賊之欲劫奪人；忽等分而起，如大火越逸，玉石俱焚也。如人等三喻，喻無知及掉舉。謂無知之心，但念五欲，不慮三途，如見蜜而不見坑也。又掉舉之心，輕浮躁動，如無鉤之象，得樹之猿，難以控制。言急挫者，謂微念才動，當猛力斬斷，不可少縱也。三、縱此心下，較得失。此心即意識。謂縱心之人，心馳欲境，神情荒逸，世出世善皆不成就，故云喪人善事。制心之者，回光斂念，用志不分，所期必得，故云無事不辦。因是故下，結勸。謂此心如毒蛇等，其可畏難制如此，非勤精進，其孰能折伏哉？永嘉云：損法財，滅功德，莫不由茲心意識。是以禪門了却心，頓入無生知見力。故惟知見力，為能了心而入無生也。又臨濟云：若能一念緣起無生，超彼三乘權學等見。誠能如此，是真精進也。

三誡多求

汝等比丘！受諸飲食當如服藥，於好於惡勿生增減，趣得支身以除飢渴。如蜂採花，但取其味不損色香。比丘亦爾，受人供養趣自除惱，無得多求壞其善心。譬如智者籌量牛力所堪多少，不令過分以竭其力。

凡三喻，以誡多求。初、服藥喻。增減猶取舍也。謂食以補飢，猶藥以治病，何用取舍？二、蜂花喻。不損色香，謂不得多求，壞檀信之善心也。趣自除惱者，謂比丘受供，取其除飢渴之惱而已，何用多求？三、牛力喻。籌量牛力，猶云忖己德行。謂牛所負過分，則竭其力；比丘受施過多，則敗其道。

四誡睡眠

汝等比丘，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，初夜、後夜亦勿有廢，中夜誦經以自消息，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。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，早求自度勿睡眠也。諸煩惱賊常伺殺人甚於冤家，安可睡眠不自警寤？煩惱毒蛇睡在汝心，譬如黑蚖在汝室睡，當以持戒之鉤早摒除之。睡蛇既出乃可安眠，不出而眠是無慚人。慚耻之服於諸莊嚴最為第一，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。是故，比丘！常當慚耻勿得暫替，若離慚耻則失諸功德。有愧之人則有善法，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。

文分三節：初、正誡睡眠，二、令觀察對治，三、令生慚愧。今初也。睡眠有三：一、從食起，二、從時節起，三、從心起。前二是阿羅漢眠，以彼無心眠，眠蓋盡故。晝勤心治食起眠，夜不廢治時起眠，無空過。總結上二，皆以精進勤策而治之。以睡眠令心昏住，令身疲怠。昔佛呵阿那律云：咄咄胡為寐，螺螄咔蛤類，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故切須排遣也。二、當念無常下，觀察對治，正治心眠。餘二兼之。初觀無常。無常有二：一、粗，二、細。一、期生滅為麤，念、念生滅為細。謂情器世間為無常所吞，如火燒薪，念念就盡，顧可安眠乎？次觀煩惱，謂三毒煩惱，眠伏於心，念念常伺殺我慧命，視冤家為尤甚。以冤家殺身苦止一世，三毒害心殃及累劫，顧可安眠乎？又煩惱眠心其義難見，黑蚖睡室其事易曉，故重舉以喻焉。後令持戒戒鉤摒除者，以持戒去惑如鉤出蛇，此言定共戒，總之以戒外防、以定內澄，故能發慧斷惑也。睡蛇既出乃可安眠者，謂三毒既祛、三界已出，無為舍中聊可將息，其或煩惱未治而肆意安眠，空喪天日，豈非無慚之人哉？三、慚耻之服下，令生慚愧。涅槃云：慚者內自羞耻，愧者發露向人。諸莊嚴中最第一者，以戒定慧皆所以莊嚴法身，唯有慚耻方能習學，故居第一。何則？以慚能制非，如鉤能調象，是故比丘不可斯須去慚耻也。以有慚耻則能修善法，無慚耻則無所顧忌，諸惡皆可為，而與禽獸相去者幾希矣。

五誡瞋恚

汝等比丘！若有人來節節支解，當自攝心無令嗔恨，亦當護口勿出惡言，若縱恚心則自道妨失功德利。忍之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，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。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，不名入道智慧人也。所以者何？瞋恚之害則破諸善法壞好名聞，今世後世人不喜見。當知瞋心甚於猛火，常當防護勿令得入，劫功德賊無過嗔恚。白衣受欲非行道人，無法自制嗔猶可恕，出家行道無欲之人，而懷嗔恚甚不可也。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，非所應也。

文分四節：初、令護三業，二、贊忍勝力，三、出瞋重患，四、較顯非宜。今初也。支解無嗔護身意二業，勿出惡言護口業。夫殺身不瞋，則餘可知矣。縱恚妨道失功德利者，以嗔火燒心妨己道業，憃語加彼失化他利，故不可縱也。二、忍之為德下，贊忍勝力。忍有三：一、耐怨害忍，二、安受苦忍，三、諦察法忍。持戒苦行不及者，以戒高者多輕世，苦己者多嗔他，忍則冤親等觀苦樂並寂。又戒施生天，忍辱入道，何可及也？能忍名有力大人者，以逆風不能撓故云有力，犯而不較故稱大人。如飲甘露，謂樂受之也。永嘉云：從他謗，任他非，把火燒天徒自疲，我聞却似飲甘露，銷融頓入不思議是也。三、所以者何下，出嗔重患。破諸善法者，萌惡念也。壞好名聞者，惡名流布也。人不喜見者，形忿怒相也。猛火劫賊，總喻破壞善法。華嚴云：一念嗔心起，百萬障門開是也。四、白衣下，較顯非宜。謂白衣受欲，比丘行道。又白衣無法自治，比丘有法自治，胡可同日而論？故白衣嗔猶可恕，比丘懷嗔甚不可也。清冷雲：霹靂火重，喻不可之意。

六誡貢高

汝等比丘！當自摩頭，以捨飾好，著壞色衣，執持應器，以乞自活。自見如是，若起憍陳，當疾滅之。增長憍慢，尚非世俗白衣所宜，何況出家入道之人，為解脫故，自降其身而行乞耶？

自摩頭者，恐忘出家之心，令自警悟也。此一句為總，捨好著壞、持鉢乞食四句為別。自見如是一句，略結上意，謂吾已削髮為僧，墮三寶數，應當如此行持，非分外也。夫捨好著壞等，政所以折伏其憍慢之心，憍慢若起，則妨道業，當疾滅之，不可緩也。非白衣所宜者，禮云：敖不可長。又易云：謙謙君子，卑以

自牧。呪出家者，志求解脫，降身行乞，而乃反生憍慢之心乎？故所不應也。

七誡諂曲

汝等比丘！諂曲之心與道相違，是故宜應質直其心。當知諂曲但為欺誑入道之人，則無是處。是故汝等宜應端心，以質直為本。

希其意而道其言曰諂。其言諂者，其心必曲 。維摩詰云：直心是道場。楞嚴云：十方如來同一道。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，故諂曲之心與道心相違也。且諂曲 本為欺誑，世之君子猶以誠之為貴，況比丘入道之人，志求解脫而懷諂曲 可乎？故應端心本質直可也。

三成就出世間大人功德分(此科所示者，如知足、無求、禪定、智慧等，皆所以成就出世間之法，所謂大人之學也，故名分八。)

初少欲功德

汝等比丘！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，苦惱亦多；少欲之人無求無欲，則無此患。直爾少欲尚應修習，何況少欲能生諸功德？少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，亦復不為諸根所牽。行少欲者，心則坦然，無所憂畏，觸事有餘，常無不足。有少欲者則有涅槃，是名少欲。

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機關暗動，憂怖橫生。其未得也，患得之；既得，亦不足以充其欲。經營搆畫，思慮百端，其苦惱不亦多乎？少欲之者，無事無為，身安心定，故無此患也。然直爾少欲，已得無患，況因少欲，能生諸功德哉？其功德有五：一、心無諂曲 ，二、諸根閒靜，三、心無憂畏，四、觸事有餘，五、終證涅槃。是名少欲一句，據義結名也。下倣此。

二知足功德

汝等比丘！若欲脫諸苦惱，當觀知足。知足之法，即是富樂安隱之處。知足之人，雖臥地上，猶為安樂；不知足者，雖處天堂，亦不稱意。不知足者，雖富而貧；知足之人，雖貧而富。不知足者，常為五欲所牽，為知足者之所憐愍。是名知足。

諸苦惱皆生於不知足，故知足者即是富樂安隱之處也。以知足之人，心無乏少，非富乎？無所逼惱，非樂乎？不行險倖僥，非安隱乎？臥地猶安者，知足故也；處天不稱意者，不知足故也。雖富而貧者，如恨珍寶之未多，田土之未廣，棟宇之未麗，官爵之未高，凡所施為，心常不足，非貧而何？雖貧而富者，如雖服絺綌而有狐貉之溫，雖飯藜藿而有膏梁之美，雖居蓬蓽而有夏屋之安，雖抱關擊柝而有尊顯之榮，隨其所得，綽然有餘，非富而何？所以然者，以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而愈見不足，轉為知足者之所憐憫也。

三遠離功德

汝等比丘！欲求寂靜無為安樂，當離憒鬧，獨處閒居。靜處之人，帝釋、諸天所共敬重，是故當捨己眾、他眾，空閒獨處，思滅苦本。若樂眾者，則受眾惱，譬如大樹，眾鳥集之，則有枯折之患。世間縛著，沒溺眾苦，譬如老象溺泥，不能自出。是名遠離。

文分二節：初明遠離之功，次明樂眾之患。今初也。首句，標所求之果。寂靜，涅槃也。以其絕諸念慮故無為，離生死苦故安樂。次四句，明能修方便。所謂探珠宜浪靜，動水取應難，況欲求涅槃無價之珍，而處塵勞憒鬧之地，其可得乎？故當離鬧閒居也。帝釋，此云能主，言其能為三十三天主也。敬重如空生巖中晏坐，帝釋散華之類。是故下三句，誡勸遠離。己眾謂五蘊，他眾謂徒屬。思滅苦本者，法華云諸苦所因，貪欲為本是也。次若樂眾下，明樂眾之患。大樹喻自心，眾鳥喻自他。眾樹枯折，謂心為眾所惱也。象溺泥，謂身為眾沒溺也。夫舍眾閒居，迹似獨善，止散入道，為益良多。此所謂為己之學，以不為己不能為人也。雖然他眾易舍，己眾難離，苟非達本亡情，未免逃峰赴壑，智者不可不知。

四精進功德

汝等比丘！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，是故汝等當勤精進。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，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，譬如鑽火未熱而息，雖欲得火火難可得，是名精進。

精進有二：一事，二理。事則念念勤修，理則念念空寂。水流不息，尚能穿石者，喻精進之有成也。鑽火數息，火必難得者，喻懈怠之無成也。

五不忘念功德

汝等比丘！求善知識、求善護助，無如不忘念。若有不忘念者，諸煩惱賊則不能入。是故汝等常當攝念在心，若失念者則失諸功德。若念力堅強，雖入五欲賊中不為所害，譬如著鎧入陣則無所畏。是名不忘念。

善知識，教授知識也。善護，助外護知識也。無如不忘念者，以二者在人，而不忘念在己。設在人者具，而自己之正念忘失，亦奚以為？所以必時時管帶，常令正念現前，則一切煩惱之賊無由而入也。攝念在心者，起信論云：心若馳散，即當攝來住於正念。是正念者，當知唯心無外境界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，念念不可得是也。失念則失諸功德者，如入陣無鎧，賊得其便也。念強欲賊不能為害者，如著鎧入陣，了無所畏也。

六禪定功德

汝等比丘！若攝心者心則在定，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相。是故汝等常當精勤修習諸定，若得定者心則不散。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，行者亦爾，為智慧水故善修禪定令不漏失，是名為定。

攝心則定者，躡前不忘念來，謂由不忘念故，心不馳散，乃得定也。能知世間生滅法相者，明定成果，用以心定，則明如海澄清，森羅印現也。諸定者，諸經論中，事理不同，大小亦異，隨機所宜，當勤修習。所謂如人學射，久久自中也。堤者，積土為之，以防水也。謂水非堤則漏，慧非定則失。圓覺云：無礙清淨慧，皆依禪定生。故應修定也。

七智慧功德

汝等比丘，若有智慧，則無貪著，常自省察，不令有失，是則於我法中能得解脫。若不爾者，既非道人，又非白衣，無所名也。實智慧者，則是度老病死海堅牢船也，亦是無明黑暗大明燈也，一切病者之良藥也，伐煩惱樹之利斧也。是故汝等，當以聞思修慧而自增益。若人有智慧之照，雖是肉眼，而是明見人也，是為智慧。

文分三節：初、法；二、喻；三、勸。今初也。眾生處處著者，無智慧故也。若有智慧，則無所著。比丘修遠離法故，應以智慧心常自省察世、出世間是真、是妄，是應作、是不應作，不令有

失，則於佛法中必得解脫矣。不然，心中黯然，既非道人；形已削染，又非白衣。兩端不攝，何所名乎？二、實智慧下，喻。實智慧者，揀非世智辯聰，乃真般若也。船、燈、藥、斧，總喻實智慧有度生死、破無明、治心病、伐煩惱之功也。三、是故下，勸修三慧。達耳之謂聞，究理之謂思，起行之謂修。無聞慧如覆器，不能受水；無思慧如漏器，雖受而失；無修慧如穢器，雖不漏失，而穢不可用。必須三者具足，如器之既仰且完，而復清淨，方可用也。夫智慧者，自心本有之光也。以煩惱所蔽，不得透露，乃假三慧以增益之，庶乎塵盡而光生也。肉眼明見者，以心慧勝故也。

八究竟功德

汝等比丘！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，雖復出家猶未得脫。是故，比丘！當急捨離亂心戲論。若汝欲得寂滅樂者，惟當善滅戲論之患。是名不戲論。

戲論有二：一於真實理生戲論，四句百非是也；二於世間事生戲論，詼諧嘲謔是也。寂滅即涅槃，謂欲得涅槃寂滅之樂，必須靜一其心，若其心亂，又安能得乎？故必善滅戲論之患，戲論之患即亂心也。

四顯示畢竟甚深功德分(此科所示，謂如來說法利生，自始至終，皆已究竟，故名。)

汝等比丘，於諸功德，常當一心，捨諸放逸，如離冤賊。大悲世尊所說利益，皆已究竟，汝等但當勤而行之。若於山間，若空澤中，若在樹下、閒處、靜室，念所受法，勿令亡失。常當自勉，精進修之，無為空死，後致有悔。我如良醫，知病說藥，服與不服，非醫咎也。又如善導，導人善道，聞之不行，非導過也。

諸功德，即上少欲知足，禪定智慧等。一心者，一心修諸功德，不生二念也。捨諸放逸，如離冤賊者，以冤賊劫財害命，放逸長惡喪善，故宜遠離也。世尊所說，皆已究竟者，謂始自鹿野苑，終至跋提河，中間所說三乘一乘無量法門，皆已究竟，無復孑遺，後人但當依教勤行耳。山間空澤，樹下靜室，皆是修行之處。念所受法，無令忘失者，以欲界眾生，舍靜趨動，雖有所受，猶如漏器，多所忘失，故佛令靜處閒居，念所受法。所受之法既明，則所修之行可進也。空死後悔者，以厭靜之人，心轇欲

境，恍惚一生，臨死致悔，噬嗑何及？智者云：有鄴洛禪師，名播河海，住則四方雲仰，動則百千成群，殷殷轟轟，於世有何利益？臨終皆悔也。良醫說藥，喻說法破惡也。善導導人，喻說法生善也。服行與否，皆眾生咎，佛不預也。噫！血淚誠言，諄諄若此，自是我等辜負佛恩，致招過咎。悲夫！

五顯示入證決定分(此科審眾於四諦有疑惑否，蓋欲其入證決定，而無猶豫之心，故名。)

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有所疑者，可疾問之，無得懷疑不求決也。爾時，世尊如是三唱，人無問者。所以者何？眾無疑故。時，阿㝹樓馱觀察眾心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月可令熱，日可令冷，佛說四諦不可令異。佛說苦諦實苦，不可令樂，集真是因，更無異因。苦若滅時即是因滅，因滅故果滅，滅苦之道實是真道，更無餘道。世尊！是諸比丘於四諦中決定無疑。

四諦，是比丘知斷證脩之法，大小同稟，故勸問之。無疑者，以眾等俱經諸會開示，若生滅、無生、無量、無作等，皆已明悟，故無復可疑也。大眾無疑，佛豈不知？然必三問者，大悲憫物無已之心也。阿㝹樓馱，即阿那律陀，此翻如意，過去以一食施辟支佛，感九十一劫如意之報，故名也。時居眾上首，乃觀察眾心，而白佛云：日月冷熱之性，容可轉移。佛語：真實之理，決無變易。何者？佛說苦諦，三界二十五有，實惟是苦，不可令樂。集真是苦果之因，離見思，更無異因能生苦者。苦果滅，即是集因滅，以因滅故果滅，因果俱滅，是真滅諦也。滅苦之道，實是真道，離戒、定、慧，更無異道能滅苦者。此樓馱且據聲聞所證生滅四諦而答，實則諸弟子等，於無生、無量等，皆已決定，無復可疑也。

六分別未入上上證為斷疑分(謂未入上上證者，見世尊滅度，未免懷疑，故為斷之，令其決定，故名。)

於此眾中若所作未辦者，見佛滅度當有悲感。若有初入法者，聞佛所說即皆得度，譬如夜見電光即得見道。若所作已辦已度苦海者，但作是念：世尊滅度一何疾哉！阿㝹樓馱雖說是語，眾中皆悉了達四聖諦義。世尊欲令此諸大眾皆得堅固，以大悲心復為眾說。

此經家敘疑。所作未辦者，如天人雨淚，阿難憂愁之類。初入法聞佛所說即得度者，如阿跋陀羅之類。所作已辦已度三有苦海者，如諸羅漢等。是二種機所見不一，故各懷疑，總由不達如來一化事畢及常住不滅之旨。樓馱雖白如上，而世尊大悲無盡，欲令皆得究竟堅固之心，乃復為眾決疑云：

汝等比丘，勿懷悲惱。若我住世一劫，會亦當滅，會而不離，終不可得，自利利他，法皆具足。若我久住，更無所益，應可度者，若天上、人間皆悉已度，其未度者，皆亦已作得度因緣。自今已後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。是故當知，世皆無常，會必有離，勿懷憂惱。世相如是，當勤精進，早求解脫，以智慧明，滅諸痴暗。世實危脆，無牢強者，我今得滅，如除惡病。此是應捨罪惡之物，假名為身，沒住老病生死大海，何有智者得除滅之，如殺怨賊而不歡喜？

文分二節：初釋疑，次重示無常之相。今初，會聚也。既有聚會必有離散，有二：一、師資聚散；二、五陰聚散。自利利他法皆具足者，謂得果及度生也。久住無益者，亦有二：一、諸佛住世止為說法利生，法既足矣故無益；二者、佛若久住則眾生不生難遭之想，故無益。未度作得度因緣者，謂見佛者已為其說法，其未見佛者所遺法門為其下種，我諸弟子展轉流通使不斷絕，即是如來法身常住世間而不滅也，何用悲惱乎？是故下重示無常之相，先示世無常，次我今下引已作證。夫見身存則悅而不厭故貪生，見身滅則憂而不喜故避死，此愚人所為也。智人反是，故云如除惡病、如殺怨賊，喜可知矣。問：如來之身即是法身，生本無生、滅亦非滅，今所示種種過患宛同凡夫熾然生滅，何耶？答曰：以眾生妄認四大為身，由是起惑造業沉淪苦海不能得出，佛既示同人法，故極言其過惡而以得滅為喜，所謂因滅是色獲得常色也。

七離種種自性清淨無我分(約世尊遠離世間種種自性，入清淨無我涅槃，無我即是真我也，故名。)

汝等比丘！常當一心勤求出道，一切世間動不動法，皆是敗壞不安之相。汝等且止，勿得復語。時將欲過，我欲滅度，是我最後之所教誨。

出道，出生死之道，即上所示多種法門是也。一切世間，總標三界，動欲界，不動色無色界也。敗壞言無常，涅槃云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是也。不安言逼迫，法華云：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是也。時將欲過者，已當中夜，所以不過，表中道也。是我最後

之所教誨者，喫緊叮嚀之辭，令常存意，勿遽忘也。自此泊然入自性清淨涅槃，身語都盡，以自性無相，離聲色故。然則何以親覲？乃舉經云：秖者是

佛遺教經(終)。

佛祖三經指南卷中

No．675-3 佛祖三經指南卷下

富沙釋　道霈　述

溈山大圓禪師警策

溈山在長沙府之寧鄉，周百四十里，溈水出焉，故名。師諱靈祐，大圓其謚號也。福州長谿人，姓趙氏。年十五，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出家，嗣往杭州龍興寺習大小乘教。二十三往江西參百丈，丈一見許之。入室侍立次，丈問：誰？師曰：某甲。丈曰：撥爐中有火否？師撥之曰：爐中無火。丈躬起深撥，得少火，夾示師曰：汝道無這箇麼？師由是發悟禮謝。後因司馬頭陀選得溈山，時師為典座，丈命師往住持，且囑曰：吾化緣在此，溈山勝境，汝當居之，嗣續吾宗，廣度後學。時槚林聞之曰：某甲忝居上座，典座何得住持？丈曰：若對眾下得一轉語，出格當與住持。即指淨瓶問曰：不得喚作淨瓶，喚作甚麼？林曰：不可喚作木揆也。丈顧問師，師踢倒淨瓶便出去。丈笑曰：第一座輸却山子了也。師遂往焉。是山峭絕，夐無人烟，猿猱為伍，橡栗為食。經五七載，而懶安偕數僧自百丈來夾輔之，於是禪學者始輻輳焉。後又得仰山師資鼓唱，家聲大振，世稱溈仰宗。師見學者懈怠，漸成流弊，乃著警策一篇，叢林盛傳之。言警策者，如人重睡，警之使寤；如馬既疲，策之使進。眾生睡生死大夜，怠脩行正路，故師作此警策之，可謂徹困婆心，真實相為也。其或警而不省，策而不進，則亦自暴自棄而已。

大章分二：一文，二銘。文分五節：一示色身大患，二懲出家流弊，三明出家正因，四示入道由徑，五結勸叮嚀。今初也。

夫業繫受身，未免形累。

業者，過去所造善惡二業。受身者，異熟識(第八識)為前業所繫，而受現在之身。業屬因，身屬果，以因有善惡之殊，故果有苦樂之異也。形累者，生老病死也。老子云：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是也。

稟父母之遺體，假眾緣而共成。

此總明受身。此身稟父母精血所成，故曰遺體。眾緣者，四大也。謂初則假內四大以生，次則假外四大以養，故曰共成。

雖乃四大扶持，常相違背。

此下別明形累。四大扶持者，謂四大有互相扶持之意也。如水得火而不寒，火得水而不燥等。常相違背者，謂四大之性，升降動靜，互相乖反也。既有扶持之功，又有違背之害，故有生老病死之累也。

無常老病，不與人期。朝存夕亡，剎那異世。

不與人期，謂卒然而至也。剎那異世，謂俄爾隔生也。

譬如春霜曉露，倏忽即無，岸樹井藤，豈能長久？

四、喻證上。春霜易化，曉露易晞，世俗共知。岸樹者，言易隤也。大涅槃經云：譬如河岸臨峻之樹，若遇暴風，必當顛墜。人亦如是，臨老嶮岸，死風既至，勢不得住。井藤者，言易斷也。經云：如人行於曠野大火之中，被狂象所逐，見一枯井，井上有樹，樹上有藤。其人板藤懸於井中，下有三毒龍、四毒蛇，復有黑白二鼠，兼相咬藤。四邊毒蜂，有蜜少許，滴於口中。因貪蜜故，遂忘其苦。曠野喻三界，樹喻身，藤喻命根，象喻無常煞鬼，二鼠喻日月，井喻黃泉，三龍喻三毒，四蛇喻四大，蜜喻五欲。因貪財色等欲，遂忘生死大苦。

念念迅速，一剎那間轉息，即是來生，何乃晏然空過？

四句總結上文，謂生死轉變甚速，當及時進德，不可坐以待弊也。剎那者，言時之極促也。此正出警策之意。警策開端，即示身重患者，以是苦本故也。苟不知此意，而漫云出家學道，動止云為，無非髑髏活計，適足以益生死業，豈能入道哉。

二懲出家流弊

父母不供甘旨，六親固以棄離，不能安國治邦，家業頓指繼嗣。緬離鄉黨，剃髮稟師，內勤克念之功，外弘不諍之德，迥脫塵世，冀期出離。

此正明出家下反懲流弊旨美也。六親，謂伯叔兄弟子孫之親。家業頓捐繼嗣，謂出家者家業頓棄而無繼嗣之人也。緬，遠也。千二百五十家為鄉，五百家為黨。克念，能念也。尚書云：惟狂克念作聖。亦即遺教所謂不忘念也。不諍者，僧名和合，於一切人中不起諍論也。夫人生兩儀間，孝養父母，愛敬六親，安治邦國，和睦鄉黨，乃至隆家業，承宗祧，是固所當為者。今皆棄去不為，而獨剃髮毀形，稟師受法者，蓋欲內勤外弘，期脫塵網，以報父母，資六親耳。彼世俗常行虛假不實，纏縛生死，寧有了期，故甘自棄之。此其捨家出家之本旨也。

何乃纔登戒品，便言我是比丘。檀越所須，喫用常住。不解忖思來處，謂言法爾合供。喫了聚頭喧喧，但說人間褻話。然則一期趁樂，不知樂是苦因。

何乃者，反責之辭。登戒謂受具也。忖思來處者，佛制比丘凡受食當作五觀：一、計功多少量彼來處；二、忖己德行全闕應供；三、防心離過貪等為宗；四、正事良藥為療形枯；五、為成道故

方受此食。今殊不思忖，但謂我是比丘，法爾合受檀越常住供養也。一期猶云一時。趁樂即聚頭喧喧等。樂是苦因者，謂目前放逸之樂，適足以感召當來苦果，故古云：信施一粒米，重如須彌山，若人不了道，披毛帶角還。可不懼哉！

曩劫循塵，未嘗返省。時光淹沒，歲月蹉跎。受用殷繁，施利濃厚。動經年載，不擬棄離。積聚滋多，保持幻質。

曩劫下四句，謂其無返照之功，而循塵流轉，空度歲月也。受用下六句，謂其貪著受用，而積聚施利，保持幻身也。

導師有勅，誡勗比丘，進道嚴身，三常不足。人多於此，躭味不休，日往月來，颯然白首。

此承上受用殷繁而言，比丘不當如是也。進道，學道也。嚴身，資身之具也。三不足，謂衣食睡三者不可令足。衣取蔽形，不以文采；食取支命，不貪美味；睡以息勞，不令縱意。何者，恐為其所愚蔽，妨廢道業也。孔子曰：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亦是此意。世人不志於道，而多於是三者，躭味不休，營營求足，日往月來，不覺老之忽至，非三者誤之乎。

後學未聞旨趣，應須博問先知。將謂出家，貴求衣食。

旨趣，謂出家之旨趣也。出家旨趣，在見性而度生。後學或未聞，應當博問先達之人，而依之勒求可也。既不聞不問，將謂出家者惟貴求衣食哉，何太錯也。

佛先制律，啟創發蒙。軌則威儀，淨如氷雪。止持作犯，束斂初心。微細條章，革諸猥弊。毗尼法席，曾未叨陪。了義上乘，豈能甄別。可惜一生空過，後悔難追。

此言其不習律。夫律者，三學之初門，如不習，則何由而進道乎？啟創發蒙者，謂佛所制律，開始啟發其蒙昧也。以初始出家者，身心蒙昧，惟知放逸，不有律儀，何以防閑哉？止持作犯，即如來所制之律，如五篇七聚等，所以束斂初心者也。微細條章，即軌則威儀等，所以革諸猥弊者也。毗尼法席，律肆也。曾未叨陪，謂曾未登律肆之門，濫陪清眾也。濫陪尚未，則疎野可知矣。夫律學事行，既尚未知，上乘玄理，豈能甄別乎？是徒空度一生，雖有後悔，又何可及？吁，惜哉！

教理未嘗措懷，玄道無因契悟。及至年高臘長，空腹高心，不肯親附良朋，惟知倨傲。

此言其不習教。夫教者，照心之明鏡，如不習，則心何由悟乎？及至下四句，出其不習教之過。不親良朋，逞空腹之高心；惟知倨傲，恃年臘之高長。

未諳法律，戢斂全無。或大語高聲，出言無度。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，聚會無殊。碗鉢作聲，食畢先起。去就乖角，僧體全

無。起坐忪諸，動他心念。不存些些軌則，小小威儀，將何束斂？後昆新學，無因倣傚。纔相覺察，便言我是山僧。未聞佛教行持，一向情存麤糙。

此出其不習律之過。律所以束斂初心，律既不諳，則戢斂何有？大語高聲，無忌憚也。出言無度，言出非法，不能自節也。不敬上中下座，無尊卑次序也。婆羅門，外道也。戒經云：我佛法中，先受戒者在前坐，後受戒者在後坐，莫如外道痴人，坐無次第。碗鉢作聲者，不念餓鬼苦也。食畢先起者，忽大眾也。去就乖角者，不合禮法，非僧體也。起坐忪諸者，動他念也。忪諸，麤遽貌。不存軌則下，總結諸過。覺察，猶警策也。山僧，謂山野之僧，不識禮貌，蓋拒諫飾非之詞。麤糙，即上大語高聲等。

如斯之見，蓋為初心慵惰，饕餮因循，荏苒人間，遂成疎野。

此總出上二過所由。慵者志劣，惰者功怠，饕者貪食，餮者貪財，因循者自無憤悱，徒隨群逐隊而已。謂此輩由初心如此，遂乃釀成疎野耳。荏苒，即因循之意。

不覺蹤踵老朽，觸事面墻。後學咨詢，無言接引。縱有談說，不涉典章。或被輕言，便責後生無禮。瞋心忿起，言語該人。

言此輩既不閑教律，無所用心，老病死到來，其苦有不可勝言者。此明其老苦。蹤踵，行不進之貌。面墻，言無所知。後學下四句，皆無知之事。或被下四句，謂或被輕薄，不自知非，反動瞋心。出言該眾，該，徧涉也。謂出言徧涉人，動眾念也。

一朝臥疾在床，眾苦縈纏逼迫。曉夕思忖，心裏恛惶。前路茫茫，未知何往。從茲始知悔過，臨渴掘井奚為。自恨早不預脩，年晚多諸過咎。

此言其病苦。眾苦縈纏逼迫者，謂大病臨身，眾苦交作，非止一端也。當此之際，與死為隣，生平之妄想已歇，壯志已灰，惟朝夕思忖，心裏恛惶，不知前路何如耳。恛惶，驚怖貌。前路，謂五趣。將死悔過，如臨渴掘井，尚何及哉。自恨二句，乃悔過之言。

臨行揮霍，怕怖憧惶。縠穿雀飛，識心隨業。如人負債，強者先牽。心緒多端，重處偏墜。無常殺鬼，念念不停。命不可延，時不可待。人天三有，應未免之。如是受身，非論劫數。

此言其死苦，謂既無定慧，則甘伏死門也。揮霍，驚惶卒遽之貌。縠穿雀飛二句，七賢女經云：雀來入瓶中，以縠覆其口，縠穿雀飛去，識心隨業走。雀喻賴耶，瓶喻身，縠喻命根，謂現陰命根既斷，則賴耶舍身而去，隨業隨心，受形六道也。如人負債二句，謂業重者先報也。心緒多端二句，謂心重者偏墜也。無常下四句，謂時命為行陰遷駛，念念不住，莫可延待也。人天下四

句，謂非獨人為然，凡三有之內，均不能免，輪轉往反，如循環然，豈劫數所可論乎？三有即三界。

感傷歎訝，哀哉切心，豈可緘言，遞相警策。所恨同生像季，去聖時遙，佛法生疎，人多懈怠。略申管見，以曉後來，若不蠲矜，誠難輪逭。

此總結上文首四句，謂目擊流弊，感傷切心，豈可無言，共相警策。訝，發歎聲。緘言，謂閉口而不言也。所恨下四句，謂人根怠惰，由時數使然也。像季者，佛正像法各千年，末法萬年，今當像法之末，故曰像季。略申下四句，正明作警策。管見，古云以管窺豹，只見一班，蓋謙詞。蠲，除也。矜者，持守之嚴也。輪逭，轉身而逃也。謂叮嚀如此，更不蠲除舊習，矜持素行，則生死之苦，又安能輪逭乎。

三明出家正因

夫出家者，發足超方，心形異俗，紹隆聖種，震懾魔軍，用報四恩，拔濟三有。若不如此，濫廁僧倫。

發足超方者，謂一念發足出家之時，志欲迥越塵區高超方外也。心形異俗者，形異可知。心異有四：一欲紹隆聖種，使佛種不斷且隆盛也。二欲震懾魔軍，令魔軍退衄邪法損減也。三欲報四恩，荷恩德也。四恩謂父母眾生國王三寶之恩。四欲拔三有，悲沉淪也。蓋四者成佛降魔報恩濟眾之行，四行居懷異俗遠矣。苟有是形而無是心，則是假我衣服而混濫雜廁於僧類之中，豈真出家僧寶乎？

言行荒疎，虛霑信施。昔年行處，寸步不移。恍惚一生，將何憑恃。況乃堂堂僧相，容貌可觀。皆是夙植善根，感斯異報。便擬端然拱手，不貴寸陰。事業不勤，功果無因克就。豈可一生空過，抑亦來業無裨。

此明濫廁之意，反顯正因出家者不如此也。言行二句，謂言行相違，闕應供之德，徒素餐耳。昔年二句，謂雖復出家，而俗行不改，新德無聞。恍惚二句，謂徒混沌一生，德業不脩，無善可恃。況乃下共十句，提獎而勉勵之，謂感受美報，驗知夙因，現前不脩，將來何補。

辭親決志披緇，意欲等超何所。曉夕思忖，豈可遷延過時。心期佛法棟梁，用作後來龜鏡。常以如此，未能少分相應。

首四句審其出家之意，果何為也？豈非欲上等諸聖，下超凡俗哉？固當日夜思忖，勉力進道，詎可遷延，愒玩歲月？後四句謂棟梁佛法，龜鏡後來，二者固心之所期，而功力未充，尚不得少

分相應，況怠惰恣情，不加策勵，又何以酬出家初志哉？棟梁謂法門正材，龜鏡謂後學師匠。

出言須涉典章，談說乃傍於稽古。形儀挺特，意氣高閒。遠行要假良朋，數數親於耳目；住止必須擇伴，時時聞於未聞。故云：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。

首四句示自立之德，涉典稽古，謂不可逞胸臆之論；意高氣閒，謂不可近流俗之態。後六句明取友之功，謂行住之間，皆資良友啟廸，增長見聞，須善揀擇也。生我父母，成我朋友，古語也。謂父母雖能生我之身，而切切偲偲，指摘瑕類，裁成我之德業者，惟善友能然。

親附善者，如霧露中行，雖不濕衣，時時有潤；狎習惡者，長惡知見，曉夕造惡，即目交報，歿後沉淪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忠言逆耳，豈不銘心者哉！

此較量擇友損益，謂親附善者，雖不見其善，而相親相附之間，不覺潛消其惡念，而默被其德風，故云如行霧露中，雖不濕衣，而時自有潤也。狎習惡者，雖不見其惡，而相狎相習之間，不覺自喪其良心，而密長其惡見，故云曉夕造惡也。即目交報，現報也；歿後沉淪，生報及後報也。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者，涅槃云：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；得人身者，如爪上土。然既失而思復，不亦難乎？逆耳者，古云：良藥苦口而利於病，忠言逆耳而利於行。銘心，謂銘刻於心，志不忘也。師自謂吾所言固是逆耳，然實利於行，學者可不銘心力踐之哉？

便能澡心育德，晦跡韜名，蘊素精神，喧囂止絕。

此言銘心力踐之效，故云便能等。澡心育德，謂淨三毒，養三學。晦跡韜名，謂隱幻身，藏虛名。蘊素精神者，謂精神蘊蓄而不浮露，素潔而無染著，澡育之功也。喧囂止絕者，喧囂，俗境也。止絕俗境，晦韜之功也。

四示入道由徑

若欲參禪學道，頓超方便之門。

上所明，皆撿束身心，淬礪志氣之事。今正示入道由徑，以根有利鈍，故分禪教二種。此示參禪欲者，志樂也。禪即達摩所傳最上乘禪，所謂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者也。言頓超方便者，以依教修證，總屬方便。惟參禪一著，頓悟自性，超諸方便也。

心契玄津，研幾精要。決擇深奧，啟悟真源。

此明參究工夫。參究之功，捨諸方便，直窮理性，忽然心與理契，謂之心契玄津。雖云心與理契，秖恐見其粗而不見其精，見

其泛而不見其要，則是膚淺之見，豈可顢頇自守？必須研窮其幾微，而拾粗取精，捨泛取要也。既得其精要，則造理可謂深奧。然理雖深奧，總是識心所緣之境，不是衲僧家駐足處，必須精於決擇，重重披剝，不可坐於深奧，所謂玄玄玄處更須訶也。至於窮玄徹底，無深可入，無奧可居，功盡合平常，乃可謂之啟悟真源。名真源者，玄津之源也。

博問先知，親近善友，此宗難得其妙，切須子細用心。

此示其去就，謂學者參禪，不可師心自是。其未得，須依師友決擇；既得，須求師友證據。蓋此宗不落格量，難得其妙。三祖云：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故須子細，未可忽略也。

可中頓悟正因，便是出塵階漸。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，內外諸法，盡知不實，從心變起，悉是假名。

此正明悟境。可中，猶云箇中。正因者，當人本有之正因佛性也。三界，總名二十五有。別列頌云：四洲四惡趣，六欲并梵天，四禪四空處，無想五那含。內外諸法，即器界身心等。破者，謂參禪者，當其悟時，猶如大夢，豁然驚覺，三界等皆夢中之境，豈得不破？盡知下，出破之所由。謂諸法不實，皆是自心變現而起，但有假名而已。迷時不知，認名為實，妄生取舍，如小兒弄鏡像，渴鹿趁陽燄，豈不大可笑乎？南嶽示徒云：一切萬法，皆自心生。心無所生，法無所住。若達心地，所作無礙。非遇上根，宜慎辭哉。噫！可與智者道也。

不用將心湊泊，但情不附物，物豈礙人？任他法性周流，莫斷莫續，聞聲見色，蓋是尋常，這邊那邊，應用不闕。

此明悟後履踐之功。首三句，消遣俗境。任他二句，保任法性。聞聲二句，功合平常。四祖示牛頭云：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心若不強名，妄情從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隨心自在，無復對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無有變易。如次合上三段，可知。後二句，明應用不闕。謂今時那畔，臨時臨機，隨緣出沒，無定軌也。

如斯行止，實不枉披法服，亦乃酬報四恩，拔濟三有。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，往來三界之賓，出沒為他作則。此之一學，最妙最玄，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

此結益激勸之意。不退，謂心鏡明淨，隔陰不昏也。佛階，謂成佛之階級，即三賢十聖也。不相賺，如法華云：我今為汝保任此事，終不虛也。或謂參究頓悟之人，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。今云頓悟正因，始是出塵階漸。又云：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。得無既悟之人，猶有退失之虞，階漸之脩乎？答曰：經謂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者，約悟理言之，約事則否。首楞嚴云：理雖

頓悟，乘悟併消。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是也。又僧問溈山曰：頓悟之人，更有脩否？山曰：若真悟得本，他自知時，脩與不脩，是兩頭語。今初心從緣，一念頓悟自理，猶有無始習氣，未能頓淨。但教渠淨除現業流識，即是修也。不可別有法，教渠脩行趨向云云。此淨除現業流識一句子，古人於水邊林下，不知費却多少鹽醬，豈可謂一悟便了乎？

若有中流之士，未能頓超，且於教法留心，溫尋貝葉，精搜義理，傳唱敷揚，接引後來，報佛恩德，時光亦不虛棄。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，便是僧中法器。

此示習教，謂參禪單刀直入超諸方便，非中下之機所能，故令其且於教法留心，庶幾聞解信入也。教法謂經論貝葉，西域用以書經者，如此方紙素之類。溫尋謂熟文，精搜謂窮義。傳唱敷揚者，謂作大法師弘通正教也。接引後來報佛恩德者，經云：假使頂戴經塵劫，身為床座徧三千，若不傳法利眾生，畢竟無由申報者。故唯自利利他如說脩行，為報佛恩耳。時光下四句，謂中下之機必須借教扶持，而光陰亦不至虛棄，四威儀間自然合度，便是僧中法器也。法器謂受法之器。

豈不見倚松之葛，上聳千尋，託附勝因，方能廣益。

此結上二段。松喻宗教，葛喻學人。尋，八尺也。謂葛倚長松而聳千尋之勢，僧閑宗教而行廣大之益，皆由附託之勝也。

懇脩齋戒，莫謾虧踰，世世生生，殊妙因果，不可等閒過日，兀兀度時。可惜光陰，不求升進，徒消十方信施，亦乃辜負四恩。積累轉深，心塵易壅，觸途成滯，人所輕欺。古云：彼既丈夫我亦爾，不應自輕而退屈。若不如此，徒在緇門，荏苒一生，殊無所益。

上正明宗教，此兼示戒法。謂不可徒恃見地，弁髦事行也。首二句，謂齋戒須懇切而脩，不得虧缺踰越。次二句，謂戒根既全，則人天勝報，永不失耳。不可等閒下，反覆勸勉之意。兀兀，無知貌。積累轉深者，業愈重也。心塵易壅者，迷益深也。餘可知。

五結勸叮嚀

伏望興決烈之志，開特達之懷。舉措看他上流，莫擅隨於庸鄙。今生便須決斷，想料不由別人。

望，期望也。志決烈則無頑懦脂韋之習，懷特達則無卑淺隘狹之量。舉措二句，論語云：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今生

二句，古云：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。又首楞嚴阿難云：將謂如來惠我三昧，不知身心本不相代，故須自決也。

息意亡緣，不與諸塵作對；心空境寂，只為久滯不通。熟覽斯文，時時警策。

內意既息，則外緣自亡，無復對待也。然心境本自空寂，但久為妄情所滯，不能豁然通達耳。後二句，誡勿忘警策之意。

強作主宰，莫狥人情，業果所牽，誠難逃避。聲和響順，形直影端，因果歷然，豈無憂懼？故經云：假使百千劫，所造業不忘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故知三界刑罰，縈絆殺人，努力勤脩，莫空過日。

此備陳三界因果罪福，使自戒慎，勿狥人情也。所造業不忘者，經云：如暗書字，火滅字存。果報還自受者，如世尊受馬麥之報，釋種遭琉璃之誅，皆酬遠因也。

深知過患，方乃相勸行持。願百劫千生，處處同為法侶。

首二句謂深知過患，故勸行持，非虛誑也。後二句誓詞，謂果能信茲言，行茲行，則一切時，一切處，以法相逢，為法儔侶。蓋志同道合，自然會遇也。

二銘

乃為銘曰：幻身夢宅，空中物色。

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，以著儆戒之辭。今文後繫之以銘，其意亦然。又重述上文之意，猶經中之有應頌也。幻身，正報也。毗婆尸佛偈云：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相。夢宅，依報也。謂三界不實，猶如夢中之宅，空中物色。重明上依正夢幻之意，謂似有而實無也。

前際無窮，後際寧尅。出此沒彼，升沈疲極。未免三輪，何時休息。

三界生死，若循環然。徵之前而無始，推之後而無終。眾生在此苦海中，出沒升沈，輪回往反，形神疲極矣。唯出三界，庶幾免之。不然，不知何時休息也。

貪戀世間，陰緣成質。從生至老，一無所得。根本無明，因茲被惑。

世間，有情世間也。陰，五陰。緣，十二因緣。一、無所得者，謂此身乃陰緣假合，本無所得，但眾生被根本無明所惑，故妄生貪戀耳。

光陰可惜，剎那不測。今生空過，來世窒塞。

光陰可惜者，古云尺壁非賢，寸陰是競，故可惜耳。剎那不測者，四十二章經云：人命在呼吸間，何可測乎？後二句謂今生既空過，則來世益窒塞。窒塞，言心神昏昧，愈不通利也。

從迷積迷，皆因六賊。六道往還，三界匍匐。

四句義脩。楞嚴首句經云：自諸妄想，展轉相因，從迷積迷，以歷塵劫是也。後三句經云：則汝現前眼、耳、鼻、舌及與身、心，六為賊媒，自劫家寶。由此無始眾生世界生纏縛故，於器世間不能超越是也。釋曰：六道，正報也，即眾生世界；三界，依報也，即器世間。往還匍匐，即纏縛及不能超越之意。匍匐者，伏地手行，乃眾生迷倒之相也。

早訪明師，親近高德。決擇身心，去其荊棘。

上皆警策生死無常，迷妄顛倒。此方示參禪師者，人之模範。故古人己事未明，不憚勤劬，跋涉山川，尋師訪友，以揀邪辨異，祛惑明道，終不肯空坐守愚，師心自是。如雪峰、巖頭、欽山，結友參方，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，後皆成大器，謂非師友之力乎？故參禪之士，須早訪明師高德而親近之，庶幾為我決擇真偽，撿束身心，以剪去其荊棘。荊棘，毒刺也。即身心之非，及一切不正之弊。

世自浮虛，眾緣豈逼。

此恐禪者不達世緣浮虛，妄遭逼迫，有失正念，故此示之。百丈大智禪師曰：一切法本不自言空，不自言色，亦不言是非垢淨，亦無心繫縛人。但人自虛妄計著，作若干種解會，起若干種知見，生若干種愛畏。但了諸法不自生，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。知心與境本不相到，當處解脫，一一諸法當處寂滅，當處道場。

研窮法理，以悟為則。

研窮是參究工夫，法理即本分事。以悟為則者，以悟為式也。蓋大道懸曠，無有程途，學者參尋，惟當以悟為式，不可不及。所謂悟者，如忘忽憶，如夢忽覺，如十字街頭遇見親生父母，更有何疑？此豈可以比擬之知、恍惚之見，而妄云得悟哉？昔大慧杲禪師，天資穎利，口舌快便，諸方皆印可之。杲惟自知其未悟，掉頭而去曰：大丈夫豈肯受這般野狐涎？最後參圓悟於天寧，乃自要曰：若此老更以我為是造無禪論去也。悟知其所得未當，果示以本分鉗鎚，杲乃服膺。後於悟言下發明大法，透頂透底，大機大用，為宋葉第一流宗師。豈似今人亂自承當，妄受人印可，師資相誑，自誤誤人？若大慧，可為萬世參禪者之龜鑑也。

心境俱捐，莫記莫憶。六根怡然，行住寂默。

此明初悟時事。謂雖知心境本空，而心境之影子未消，須加捐棄之功。不記不憶，則六根四儀，自然安帖，而能成就一相一行三昧也。

一心不生，萬法俱息。

由心生故，萬法俱生。若一心不生，則心境不待捐而自空，更何法之不息乎？遂師云：末後一句，始到牢關是也。

溈山警策(終)。

佛祖三經指南卷下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